·鲁迅研究·

“池田鲁迅”:战后日本鲁迅传播的新形象

卓光平

(绍兴文理学院 鲁迅与池田大作研究所,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与“竹内鲁迅”“丸山鲁迅”等日本“学院鲁迅”形象一样,“池田鲁迅”也是在战后日本时代语境中建构的日本鲁迅形象。一方面,池田大作对鲁迅的思想探究和价值传播一直紧贴战后日本变化的时代语境,并积极致力于发掘鲁迅之于当代世界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池田鲁迅”不同于日本的“学院鲁迅”,它是日本鲁迅实用性研究的典范。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以后,池田大作在注重鲁迅“人性革命”思想的同时,也开始重视发掘鲁迅的文化交流意义和教育思想价值,并以鲁迅为媒介,推进东亚乃至世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使得鲁迅传播显示出强劲的活力,而“池田鲁迅”也成为鲁迅在海外传播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形象。

[关键词]“池田鲁迅”;鲁迅;池田大作;战后日本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6)06-0050-06

从1909年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在“文艺杂事”栏目上刊载鲁迅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的消息算起,鲁迅在日本的传播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里,日本知识界及其广大民众对鲁迅倾注了大量热情,特别是在战后日本,鲁迅的影响几乎遍及日本知识界与社会大众的许多层面。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鲁迅在日本的接受与传播研究主要聚焦于竹内好、丸山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和丸尾常喜等学者对鲁迅的纯学术性研究,却对非学院的池田大作、大江健三郎等对鲁迅的接受与传播缺乏足够关注。作为战后日本力主日中友好的日本创价学会的灵魂人物,池田大作早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受到鲁迅影响,继而又致力于鲁迅思想价值的践行与传播。此后,池田大作还担任了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和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名誉顾问,并成为当今域外传播鲁迅影响最大的人士之一。

事实上,作为日本传播中实用性研究的典范,池田大作对鲁迅的思想探究和价值传播一直紧贴战后日本变化的时代语境,并积极致力于发掘鲁迅之于当代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在日本乃至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鲁迅长孙周令飞曾指出,池田大作对鲁迅的传播“是继20世纪竹内好之后,在日本掀起的传播鲁迅精神、研究鲁迅思想的第二次高潮,固然两者传播的范围和形式不尽相同,但是我们相信这次高潮影响的层面和意义十分深远,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为‘人’的精神淬炼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①因此,就池田大作对鲁迅传播的价值内涵和世界影响来看,其对鲁迅的独特认识和价值传播可称之为“池田鲁迅”②。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战后日本文化语境中的‘池田鲁迅’研究”(项目编号:14NDJC081YB)、中国博士后基金第56批面上项目(项目编号:2014M561745)和浙江省教育厅2012年度科研项目(项目编号:Y20122593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卓光平,文学博士,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①周令飞:《周令飞在香港SGI鲁迅展开幕式上的贺词》。

②卓光平:《“池田鲁迅”:域外鲁迅传播的新形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7日。

一、战后日本文化语境与“池田鲁迅”的诞生

与“竹内鲁迅”“丸山鲁迅”等日本“学院鲁迅”形象一样,“池田鲁迅”也是在战后日本时代语境中建构的日本鲁迅形象。从池田大作接受和阅读鲁迅的契机来说,池田大作对鲁迅的接受与传播一方面与中日文化薪火相传的渊源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相似的人生奋斗历程和身世经历也让池田大作对鲁迅产生了深深的精神共鸣,而这一切正是发生在战后日本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的。

一方面,作为作家的鲁迅,其诞生、成长与日本的关系十分密切;另一方面,日本战后初期兴起了借鉴“革命中国”以达到自我反省目的的浪潮,这就使得鲁迅在战后日本不仅被作为“国民作家”来阅读,而且其思想也被广泛接受和传播。对于一般日本读者来说,鲁迅文学作品成为战后陪伴许多文化人和普通人度过战后艰难时世的精神灯火。而对于日本思想界而言,鲁迅思想则成为了许多思想家和学者批判当代日本社会和文明弊端的参考尺度。可见,在战后初期的日本,鲁迅的思想和文学对刚刚战败的日本人有着重要影响,并为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精神资源。出于对近代以来日本的反思,一些专门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如竹内好、丸山升、伊藤虎丸等对鲁迅及其文学进行了深入探究,并建构了所谓的“竹内鲁迅”“丸山鲁迅”“伊藤鲁迅”等鲁迅形象。其中,著名学者竹内好就是经由鲁迅而展开了对近代以来的日本社会及其价值观念的批判,并成为了战后在日本具有巨大影响的思想家。作为思想家,竹内好最具创造力的思想之一就是对中国和日本不同的近代化道路进行对照分析。“他借用佛教的‘回心’概念,分别把中日两种近代化追求命名为‘回心型’近代化和‘转向型’的近代化,他以鲁迅式的抵抗批判日本近代化的奴性,试图寻求自主的近代化道路,这样,鲁迅成了竹内好批判日本文化和日本近代化的‘他者’。”① 可以说,战后日本对鲁迅的接受通常是把他作为民族自我批判的思想资源和追求革命变革的精神动力来对待的,因而战后日本的鲁迅传播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同样,池田大作对鲁迅的接受也一直紧贴战后日本的时代语境,而“池田鲁迅”也正是在战后日本文化语境中诞生的。

战后不久,许多日本知识分子开始通过对“革命中国”的想象来对日本近代化和侵略历史进行批判和反省,其中尤以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为战后日本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参考。因此,在战后日本社会形成了阅读鲁迅和研究鲁迅的一个高潮期,而这无疑为在战后成长起来的池田大作提供了一个阅读和接受鲁迅的时代契机。二战结束时,池田大作只有十多岁,也正是在青年时期,池田大作开始阅读鲁迅作品,如他后来所说:“鲁迅作品作为我的青春时代爱读之书而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②对鲁迅作品的阅读不单纯是知识增长的过程,通过阅读,池田大作和鲁迅进行了精神对话,这也引起了他生命的波动,并加深他人生的痕迹。1960 年,在池田大作就任创价学会第三任会长之际,年仅 32 岁的他将鲁迅小说《故乡》中“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③这段名言记录在自己的日记里,他认为这是鲁迅身体力行的“希望哲学”,并一直秉承着这个信念开拓新的人生,向未知的将来挑战。在池田大作看来,希望就是鲁迅的哲学,鲁迅给他的启示就是,只要直视严酷的现实,就一定能从中打开活路。

从人生的遭际来说,鲁迅与池田大作在年幼时都曾经历了重大的家庭变故,家庭生活陡然落入贫困之中,这对他们年幼的心灵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促使他们从小就养成了坚毅的性格。类似

---

①王家平:《百年来鲁迅在世界上传播的区域格局及其重要学派》,《反思与深化:在经典与现实中走向纵深的鲁迅研究》,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 年版,第 391 页。

②池田大作,顾明远:《和平之桥:畅谈“人间教育”》,高益民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 117 页。

③鲁迅:《呐喊·故乡》,《鲁迅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510 页。

的家庭变故和后来的人生奋斗经历使池田大作对鲁迅不屈的斗士人格和韧性战斗精神产生了深深的心灵遇合和精神共鸣。鲁迅出生世家子弟,但出生时,家族已处在没落阶段。他13岁时,祖父周福清因科场案入狱,周家卖田卖地筹款营救,弄得家里"几乎什么也没有了"①。这期间,他和弟弟曾不得不到乡下的舅父家避难,并被当成了"乞食者"来看待。在家庭由大户到小康,再到破产的变故中,鲁迅深切感到世态的炎凉,达到"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②的地步。于是,在18岁的时候,他毅然走上了"走异路,逃异地"外出求学的生涯,而这是一般世家子弟所不屑于走的人生道路。池田大作的父亲先是在日本从事紫菜制造业,生活起初还算比较稳定。"可是,在关东大地震时,由于海岸隆起,海岸一带的紫菜生产量一下子降落下来,我们家的家运也就开始衰落了"③。而后来战争爆发,紫菜生产完全陷于停顿,池田大作的4个哥哥又分别走上战争前线,家中从此一贫如洗。再后来,他的大哥在缅甸战死,使家庭更是雪上加霜。相同的贫苦出身和家庭变故促使了两位文化巨人从少年起就开始关注底层民众,在逆境中立志向上,并养成了一种坚毅的求索精神。而池田大作从鲁迅身上看到了他们的共同之处,"只要精神坚强,困难就能变为成长的食粮"④。

相同的坎坷遭遇让池田大作对鲁迅产生了一种亲切感,他也从鲁迅身上看到了一种成长的精神。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人们接触'他者',主要不是出于好奇心而寻找差异性,而是为了在'他者'身上找到与自己相同的共性。"⑤类似的家庭变故,特别是后来的人生奋斗经历让池田大作在心灵上与鲁迅达到了一种契合,使他超越了有限制的时空,与鲁迅进行了灵魂与灵魂的沟通和联结。如其后来所说:"我的每一天,乃至时时刻刻,都是和鲁迅先生的勇气灵魂同在。"⑥可以说,池田大作对鲁迅充满了尊敬和喜爱,他不仅阅读了鲁迅大量的作品,汲取其思想精神,而且他还不遗余力地向日本乃至世界传播鲁迅的思想和精神。在1974年5月,池田大作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他便主动提出并参观了上海鲁迅故居。他对鲁迅坚持信念奋战到底的人生大为感动,并表示要向日本乃至世界宣扬和传播鲁迅的思想和精神,他说:"今后有机会我会将鲁迅先生的活跃写下,向日本以及世界宣扬"⑦。在此后的40多年里,池田大作一直致力于鲁迅思想精神的探究、传播和践行,并成为当今世界传播鲁迅影响最大的人士之一。

二、作为日本实用性研究典范的"池田鲁迅"

就鲁迅传播层面而言,鲁迅在日本的接受与传播主要发生在思想文化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的价值传播两个层面。前者建构了诸如"竹内鲁迅""丸山鲁迅""伊藤鲁迅""丸尾鲁迅"等日本"学院鲁迅"形象,后者则主要体现在学院之外日本不同阶层读者所接受、理解、想象和创造的鲁迅形象,可称之为"民间鲁迅"⑧。池田大作对鲁迅进行接受传播和价值践行中形成了独到的思想认识,而"池田鲁迅"就是对池田大作在接受与传播鲁迅过程中的思想认识和价值实践的称谓。在池

---

①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②鲁迅:《朝花夕拾·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页。

③池田大作:《谈谈我的父亲》,《池田大作选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4页。

④池田大作:《谈革命作家鲁迅》,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研究2006·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页。

⑤王家平:《百年来鲁迅在世界上传播的区域格局及其重要学派》,见寿永明、王晓初主编:《反思与深化:在经典与现实中走向纵深的鲁迅研究》,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页。

⑥徐颖:《今天,我们这样怀念鲁迅》,《新闻晨报》,2011年9月30日。

⑦池田大作:《新人间革命》(第20卷),台北:正因文化,2009年版,第98页。

⑧董炳月:《"日本鲁迅"的另一面相》,《鲁迅形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74页。

田大作看来,鲁迅具有多重价值:一是思想精神价值。他指出鲁迅是“哲学性格与战士性格的融合体”①,其哲思之精辟与精神品质之高尚,对人类具有普泛性的借鉴意义。二是文学创造价值。在他看来,鲁迅善于对人的精神本质进行深刻透视,其作品所揭示的国民劣根性是人类共同的弱点,而鲁迅文学正是“在灵魂深处唤醒民众”的“人性革命”文学。三是社会践行价值。基于创价学会主张重塑战后日本的价值追求,他不断从鲁迅那里汲取精神动力来开展民众运动的斗争,并成为了日本鲁迅研究中实用性研究范式的典范。

在战后日本文化语境中,人们对鲁迅的接受通常是将其作为民族自我批判的思想资源和追求革命变革的精神动力来对待的,因而鲁迅的接受与传播就具有极强的现实性。池田大作对鲁迅的接受不可避免地受到战后日本文化语境的影响,而且他非常注重从实践性的角度来看待和发掘鲁迅精神思想资源,他所体认的鲁迅就是集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和现实斗士为一体的鲁迅形象。与战后日本许多知识分子将鲁迅作为民族自我批判的思想资源和追求革命变革的精神动力来对待一样,池田大作致力于对鲁迅的接受与传播正是为了发掘和传播鲁迅思想以促进他所主张的“人性革命”。他基于创价学会主张的重塑战后日本的价值追求,注重将鲁迅精神思想运用于民众运动和文化教育等活动。可以说,池田大作对鲁迅的接受与传播非常注重其社会践行价值,注重对鲁迅思想的普及和精神的内化,而“池田鲁迅”也构成了对日本“学院鲁迅”的补充和延伸。

作为在战后日本传播与践行鲁迅文化价值而建构的鲁迅形象,“池田鲁迅”成为战后日本鲁迅传播中的一个重要典范。“池田鲁迅”注重对中日鲁迅研究的兼收并蓄,尤其是对日本“学院鲁迅”和“民间鲁迅”进行了跨界缝合。因而,“池田鲁迅”与日本“学院鲁迅”中充满“赎罪的心情”而执着抵抗的“文学者鲁迅”,片刻不曾离开中国政治的“革命人鲁迅”以及象征着新亚洲个人主体性原型的鲁迅等既相区别,又有所关联。作为作家的池田大作,他从鲁迅文学中深受教益,形成了颇具鲁迅精神的文学创作特色;作为社会活动家的池田大作,他又注重将鲁迅精神思想运用于民众运动、社会活动和文化教育等领域,成为“日本鲁迅”中实用性研究范式的典型代表。

作为著名的宗教活动家和思想家,池田大作对鲁迅的接受与传播无疑是与其“人性革命”的价值追求是相一致的。战后日本社会运动高涨时期,池田大作立足于改造日本岛国根性的现实需要,从鲁迅思想作品中汲取“人性革命”思想和不屈斗争精神开展民众教育运动,推进日本民众的精神变革,进而推动社会变革。尤其是在担任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期间,池田大作致力于“人间革命”的民众运动,就一直致力于汲取鲁迅的思想和精神,并将其运用于社会现实之中。池田大作认为真正的革命是民众的觉醒,他决心像鲁迅一样“在灵魂深处唤醒民众”,启发民智,追求“人性革命”。而鲁迅不仅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同时也曾从事教育多年,并致力于对青年的培养,池田大作把事业寄托在青年人身上和致力于青年的培养教育正是对鲁迅教育和关注青年思想的继承和延伸。鲁迅提倡“立人”思想,池田大作针对岛国根性提出了“人性革命”的教育思想就是对鲁迅批判“国民性”和“立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他还汲取鲁迅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思想,将鲁迅“永远革命”、创造“第三样的时代”等思想融入到创价学会的创价教育的终极教育目标中。

可以说,池田大作对鲁迅的精神思想、文学思想、教育思想不仅进行了深入发掘,而且还内化为一种“人性革命”“精神革命”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动力,最终创造性地融合在社会、宗教、教育、文化交流和文学创作等事业和活动中。同时,在日本战后变化的文化语境中,“池田鲁迅”也一直紧贴战后日本的社会现实和时代语境,从鲁迅那里汲取精神动力,利用鲁迅精神价值进行社会文化实践。

①池田大作:《鲁迅的烦恼与勇气》,《国外社会科学》,1981 年第 9 期。

三、活跃在日本“后战后”时期的“池田鲁迅”

鲁迅在日本接受与传播的百年中经历了战前、战后以及“后战后”时期三个阶段。由于不同的时代背景,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鲁迅研究者对鲁迅进行阅读、译介和研究的接受心理和动机不尽相同,因而呈现出丰富复杂的传播景观。战前阶段,鲁迅的作品被大量译介到日本,许多鲁迅的日本友人及弟子分别撰文回忆和怀念鲁迅。此时,鲁迅在日本的传播尚处在发端和起步阶段。战后初期至1970年代,鲁迅在日本被作为国民作家来阅读,鲁迅在日本知识界和普通读者那里都有着很高的研究和阅读热度。然而,进入1980年代以后的日本“后战后”时期,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就是,日本的鲁迅研究不仅开始变得相对冷清,鲁迅在日本读者中的关注度也急剧下降。池田大作对鲁迅的接受与传播一直紧贴战后日本的现实语境,也明显呈现出阶段性。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的日本“后战后”时期,日本的时代语境发生变化,人们关注和阅读鲁迅的热度锐减,池田大作开始侧重发掘和推广鲁迅的教育思想价值和文化交流意义,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从鲁迅在日本的传播状况来看,在日本战后初期至1970年代,鲁迅在日本民众间的影响一直很大。对池田大作而言,他早年对鲁迅的接受注重的是作为思想家和斗士的鲁迅。当时日本社会运动高涨时期,池田大作立足日本现实和改变日本岛国根性的需要,积极推行“人性革命”,注重发扬鲁迅思想精神在民众运动中的作用。所以前期池田大作十分注重对鲁迅思想精神的发扬,而作为“哲学性格与战士性格的融合体”的鲁迅对池田大作“人性革命”思想以巨大的促进。所以在战后至1970年代,池田大作从重视民众、关心民众、唤醒民众、发动民众的角度出发,非常注重对鲁迅思想精神的内化和发扬。

但是在1980年代以后,日本的整个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以农村为主的社会结构变成了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结构,由此带来整个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过去被作为“国民作家”来看待的鲁迅,对日本青年来说变得越来越陌生了。而日本知识界的社会意识形态明显右转,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意识明显淡化,鲁迅研究也只是作为纯学术性的专业研究。面对1980年代日本变化的时代语境,池田大作一方面仍然推动鲁迅“人性革命”思想的传播,同时也越来越重视发掘鲁迅的文化交流意义和教育思想价值,并以鲁迅为媒介,推进东亚乃至世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尤其是在1979年池田大作辞去创价学会会长成为名誉会长之后,池田大作开始利用国际创价学会的平台极大地发掘了鲁迅的文化交流意义和教育思想价值。

作为教育家,池田大作曾创办日本创价大学、创价女子短期大学、美国创价大学和创价学园等,他把创价教育作为自己终身最重要的事业之一。因此,池田大作非常重视汲取鲁迅的教育思想,也一直十分推崇鲁迅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他说:“与邪恶论争,培养青年,对于鲁迅先生来说,是车的两个轮子。”①在池田大作看来,鲁迅作为教育家放射出了培育人才的巨大光辉,而他对鲁迅一生的执教经历也十分了解:“他执教的学校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中国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十三校。听说现在北京大学的校徽也是鲁迅先生设计的。”②池田大作将鲁迅“永远革命”思想引入创价教育的事业追求中,并将鲁迅所谓创造“第三样的时代”的思想作为创价教育终极的教育目标。他说:“鲁迅先生回顾以往的中国历史,总括为两种:不是‘(战争不断)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并呼吁年轻一代:‘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灯下漫笔》)前所未有的‘第三样时代’,是无辜民众不再受战火与骚乱之苦的时代,而且什么也不隶属,所有民众都赢

①②池田大作:《谈革命作家鲁迅》,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研究2006·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页,第171页。

得‘人’的尊严和幸福的时代。为此,每个人要自觉本来具有的‘伟大使命’,毅然争取使命实现。这就是真正的人性革命道路。创造‘第三样时代’的智慧要塞就是我创价大学、创价女子短期大学,还有创价学园。”①日本创价大学高桥强教授在《池田大作心目中的教育家鲁迅》一文中就曾系统阐述了池田大作心中的教育家鲁迅为现代教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启示。鲁迅用一生与邪恶斗争,匡扶正义,实践“立人”以及致力于创造“第三样时代”等都是人类教育永恒的话题。

另一方面,池田大作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与世界和平,他对鲁迅人性意识、人类情怀的深刻理解与传播,在战后日本产生深刻影响,对深化中日文化交流、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作为中日友好的文化使者,池田大作一直以继承藤野严九郎、牧口常三郎以及鲁迅等先哲的遗志,架设中日“永远友好的金桥”为己任。鲁迅在20世纪初叶留学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和恩师藤野先生有过暖人肺腑的交流,在鲁迅曾学习过的日本弘文学院执教的创价学会创始人牧口常三郎先生和中国留学生们也有过心心相印的交流,这些都不断萦回在池田大作的脑际。鲁迅与牧口常三郎分别追求通过文学与教育努力改变社会现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呼喊要“救救孩子”,而鲁迅一生正是通过文学与教育,致力于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精神革命。而牧口常三郎在日本倒向军国主义的时代,坚定主张“教育的目的就是孩子的幸福”,最终遭到军政府的镇压而死于监牢中。为继承先贤们的遗志,池田大作一直努力开拓日本和中国的青年交流之路,他所致力于以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来促进世界和平就与鲁迅重视以文学来沟通人类心灵的理念一脉相承。鲁迅重视以文学来沟通各民族人民的心灵,也运用文学手段来刻画和揭示人的普遍性和世界性,而池田大作总是以其开阔的世界视野不断发掘和阐释鲁迅思想中的世界性意义,同时注重发掘鲁迅文学的“交往”功能,促进中日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池田大作还曾积极倡言中日关系正常化,始终致力于中日友好,并且十多次访问中国,这些都在中日民间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后战后”时期的日本,池田大作对鲁迅的接受与传播总是跟自己人生事业以及社会处境结合起来,并积极推动了鲁迅在日本乃至世界的传播。事实上,池田大作的鲁迅传播产生较为持续的影响也主要是在1980年代以后日本“后战后”时期。而池田大作对鲁迅价值的深入发掘和传播践行既是对竹内好、丸山升等战后1980年代以前日本“学院鲁迅”的继承和延伸,也是对1980年代以后日本鲁迅接受现状的一种反驳。在“后战后”时期的日本,池田大作注重发掘鲁迅思想的现实价值,并创造性地融合在社会活动、文化交流和教育事业中,这对我们今天发掘和利用鲁迅资源也提供了重要参照和借鉴。

[责任编辑:周　南　jidazhounan@163.com]

①池田大作:《谈革命作家鲁迅》,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研究2006·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页。